文学巨匠鲁迅在论述“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时说，“傻子和傻子’结合起来,一起发傻地向前进,社会上的事是“傻子”干出来的。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为着名利而钻营干了不光彩的事，把世界推入黑暗深渊,结果他们也跟着沉沦覆没,而世界仍然在‘傻子’的手里，把它推向前进。

世界是‘傻子’的世界啊！

（一）

一个“傻子”的故事真真实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20世纪末，在当年闻名中外的孟良崮战场上，炮声如雷，硝烟弥漫，枪炮声响成一片，犹如当年击毙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军74师师长张灵甫的战场重现。

两个小时的激战，蓝队终难抵挡红队的强大攻势，似落花流水败下阵来。某主攻团步兵尖刀连一班长魏春雷，一个瘦高圆脸的小伙子，兴高采烈地把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到主峰上，红队阵地上一片欢腾。战士们忙着打扫战场，尔后官兵们聚到一起讨论这次实战演习的得失。

正在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从山下冲上来无数扛扁担、抱“地雷”的群众，大多是青年和孩子，他们喊叫着朝尖刀连这边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来。

官兵们被眼前的情况惊呆了，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魏春雷和战士们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同样惊讶的连长。

高大黑胖的连长尹自高也莫名其妙，他平时就爱阴着个脸，难得有笑容,战士们暗地里叫他‘ 阴天连长 ”。这回尹连长的脸更是阴沉得像暴风雨来临，战士们欲言又止，只好静观其变。

反应迅速的通信员马小通不等连长发令，呆愣片刻便向群众那边跑去,等跑近了,看到的是群众挑着绿豆汤、馒头等东西,“ 地雷 ” 则是西瓜。小马不用问便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本担心的一张娃娃脸上立即浮出了笑容，他一个急转身跑回连长身边，立正“ : 报告连长,是群众慰问来了。”

这时，团参谋陪同大沟村村委会主任李贵发和牛头崮村村委会主任赵金和走过来。原来，这是济南军区某师在进行实弹演习，尖刀连不知道群众来慰问的事，还以为在这里开枪开炮犯了当地什么大忌，一时难免紧张。

这时两位村干部过来说：“ 领导和同志们辛苦了，群众听说咱队伍到山上演习，都想来慰问，年轻人没见过打仗的，更想看看你们这实弹演习是啥样子，还引来了周围山头的群众也赶来看稀罕，足有上千人。这不，我们村干部和几位打过仗、支过前的老人怕他们不懂事走进了危险区，给咱部队惹麻烦，只好陪着他们也来了。 ”

尹连长的脸虽然依旧习惯性地阴着，却伸手接住村干部的手握了握说“ : 我们先谢谢老乡们的好意,心意我们领了,请大家带着东西回去吧，我们现在已给你们添了麻烦，不能再给老乡们增加负担,我们有纪律,不准随便要群众的东西。”

这已经不可能了，最先冲上来的青年人和孩子们已争先恐后地把带来的鸡蛋、苹果等吃的东西纷纷递进战士的手中、怀里，那股亲热劲不容人不接，有的军官口袋中也被强行装进鸡蛋等东西，一碗碗绿豆汤举在战士们干渴的嘴边，一个个西瓜被开膛剖肚送到战士们的面前。

大沟村村委会主任李贵发望着群众不答话，牛头崮村村委会主任瞅着连长阴沉的黑脸有点不知所措，“这、这、这……”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年轻人和孩子们却不管连长的脸阴不阴，大声抗议：“什么纪律不纪律，军民本是一家人，喝碗汤、吃块西瓜有什么好见外的，当年爷爷奶奶送东西你们吃，现在我们送东西你们也得吃，不吃就是不拿我们当人民群众，不拿我们当一家人，我们不答应。”边说边把滴着鲜红汁液的西瓜朝官兵口中送。

连长不发话，官兵们吃不是，不吃也不是，既被群众这热烈的举动感动，也被这热烈的场面弄得有点尴尬。

这时，几位白发如霜的老人在年轻人的搀扶下走过来。32岁的牛头崮村长赵金和像看到救星似的赶紧介绍：“这几位是抗过战、支过前的老人，这位就是红嫂式的支前模范王大娘，今天也特地来慰问看望你们”

王小曼大娘今年已70高龄，身板已不硬朗，她颤巍巍地过来拉起尹连长的手：“领导啊，俺可多年看不到有这么多队伍到山里来了，心里想得慌，你们在这里一响枪炮，我们就像看到了当年的战场，想坐也坐不住啊，高兴得俺就像个孩子，急急爬上山来，在远处偷看你们打枪放炮，看到你们，就像看到当年的亲人解放军一样，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了，你们为了保卫祖国在这里苦练本领，这大热的天，渴坏了我可要心疼，我好几年没爬山了，爬上来也不容易，这份心意不能不收。不收，就是真不拿我们当亲人看，也伤了我们的心啊。”

“是啊，”张大爷也拉住指导员的手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们练本领说到底还不是为我们老百姓，这军爱民、民拥军可是打老早就传下来的。指导员，你来带个头，别让战士们干站着，大热天打了这么长时间枪炮，大爷我早就心疼了。”不由分说，接过身边年轻人递过来的绿豆汤就往指导员手里送。

团参谋张庆这时才有机会接话：“这是团里靖先民政委同意

的，你们尖刀连在这次主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就算是对你们的奖励，不要推辞了。”

全体官兵早被老人的一席话感染，指导员庄胜利和连长的眼光对看了一下，看着满面灰尘、唇干欲裂的战士们，再看看亲人般热情的人民群众，又是团首长安排的，指导员不再推辞，双手接过碗来一饮而尽。指导员的行动就是命令，全体官兵纷纷举起碗，他们真的渴了，更被群众的这份情意所感动，这加了白糖的绿豆汤，比琼浆玉液还滋润，一直甜到官兵心底。世上不会再有比这更甘甜的东西了。

山上沸腾了，天热，人们的热情比这六月的骄阳更热，直把军民的心热得粘到了一块儿。

官兵们吃瓜喝汤吃鸡蛋，青年人和孩子们则围着官兵们说笑，摸摸枪、看看炮，看不出来这些笨头笨脑的铁家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能炸山开石打死人，只恨不能试验一番，刚刚还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一派鱼水情深的热闹场面，满山遍野的群众组成一支大军，大包小袋，真比当年支前还热情。

等群众陆续散去后，战士们打扫战场，收拾东西，高唱着《打靶归来》歌，向驻地走去。

山道是只容一人通行的崎岖小路，百余名官兵一字排开，像条长龙，一班长魏春雷扛着鲜红的大旗走在前面，红旗像龙头高高昂起，煞是壮观。魏春雷很为自己这 1.8 米挺拔的身躯和当这“龙头”的感觉自豪，正是因为他有这么高挑笔挺的身材和每次军事考核第一名的过硬本领，自到老兵连就当头，好像生就是当头的料，战友们不时与他开玩笑，叫他魏头或头儿，有的更简单，直接叫他“头”，叫得次数多了，魏春雷也就习惯了，好像自己叫‘头’似的，随叫随应，战友们也叫顺了口，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连队领导知道他这‘头’，只是扛大旗的意思，也就默认了他这名字——“头”。这个名字在连队引不起误会，部队上的职务称呼十分明确，正、副职丝毫不含糊，副连长或带副的一律叫副连长或丁副班长，你不能像地

方上那样,什么副经理副老总,一律省掉一个“副”字,既省事更重要的表示对副职的尊重,又暗含着祝对方升官的意思,副职也爱听。部队则不然,如果你叫某副职时省掉一个字,对方一般会纠正,我是副某某,当然,熟人例外。

这“头”在部队上引不起误会,在地方上有时就闹笑话,刚到沂蒙山,乡、村两级领导就把这“头”理解为他是连长。

部队要来驻训,首先和当地政府取得了联系。地方上安排好了就在小学等候,见部队已到,就迎上前去问:“你们一路辛苦了。”一个副乡长平时叫领导叫头叫惯了,开口就问:“你们的‘头’呢?”一战士答:“头在后面。”因为战士知道他找的是连长。

由于乡、村领导十多人一起问话,魏春雷没听到那位干部前一句问话,却听到了战友叫“头”,还以为叫他呢,他应声作答:“我在这里,不在后面。”这位穿西服挂呼机(没有手机,当时山区乡镇只有正职才能配手机)一看就是副乡级的干部急忙过来握住春雷的手寒暄:“首长你好 路上辛苦了,这么年轻就当头,真是年轻有为,年轻有为,佩服,佩服。”其他人也朝这边走来。

一声“首长”,春雷才知道出了岔头,战友冯小刚暗乐,笑着赶紧接上话纠正:“这是我们一班的头,班长。我们连长是后边那位黑胖高大、肩上扛着三颗星的。”

乡干部连忙说:“误会、误会,对不起、对不起。”朝后面走去了。这位没当过兵、不知道军衔为何物的乡干部不明白杠杠和星星的用途,只管按冯小刚的指点,到那位肩上有三颗星的黑胖子那边去了。因为只有他有三颗星,指导员是两颗。

魏春雷和冯小刚相视一笑,魏春雷搔搔头皮,又回归到“头”的地方去,有点尴尬,但无论怎么样,冯小刚的回答还让他满意,也为他圆了场,这班里的头大小也是个头啊。

魏春雷这会儿又找到了“头”的感觉,因为人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这个“头”,他不由挺直了腰身,迈着雄健有力的步伐,双手有力地握住了大旗,真是雄赳赳气昂昂,自我感觉十二分良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突然，他发现有个绿色的东西在向他们这边爬行，正午的太阳如火，亮得耀眼，他迎着太阳视物不清，等走近了，竟发现是个人。

一个只有右腿的小姑娘正在吃力地爬行，看到春雷来到面前，她坐起来,举起手中已沾了尘土的煮鸡蛋,兴奋而稚气地大叫:"解放军叔叔，俺也来慰问你们，请收下俺的礼物。"

魏春雷猛地收住了脚步，想也没想，一只手扶旗，另一只手将满身泥土的小女孩抱在了怀里，一时不知如何开口，只觉一股热流从心底涌至眼眶。后面的队伍被迫停了下来，指导员挤到前面问为什么停了下来。春雷声音低沉地说："报告，这位小朋友爬着为我们送来了慰问品。"

指导员看到这个只有一条腿的小女孩和她手里举着的那个鸡蛋,也为之动容,轻轻地问:"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家住哪里 ?"

"俺叫董美丽，住在牛头崮。"小女孩回答得又甜又脆，不像是从一个残疾儿童身上发出来的声音。

"董美丽,很好听的名字。"庄胜利正想说你不能走路,怎么还来慰问我们，但又一想怕刺伤了女孩的心，改口道："慰问品可以叫别人捎来或我们自己去拿，你自己出来多累。"

"叔叔,俺不累,小朋友们都到山上慰问你们,俺也想来慰问你们，可没有人领俺，俺就偷爬来了。"

"牛头崮离这山下数里之遥,你就这样爬来的吗 ?"庄胜利有点不相信地看看这个有着一双美丽大眼睛、相貌姣美瘦弱的残疾小姑娘，有点不相信地问。

董美丽连声说："是呀，是呀，俺只是等鸡下了蛋煮熟了才来，你不知道，俺眼盯着鸡，可它就是不下蛋，把俺急得直掉泪。现在终于见到你们了，要不小朋友又要笑话俺不如他们。只是来晚了，没有看到你们打仗。"小美丽说着有点惋惜又有点自豪。

魏春雷不由把她抱得更紧，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在滚动。指导员温和地接过她放到后面战士的手里，让魏春雷继续带队回驻地。

回到驻地，指导员马上令春雷和冯小刚一起送美丽回家，怕她家里人着急。

董美丽的妈妈——一位刚 30 出头已满头白发，形似 50 岁的妇女，默默地接过女儿。她中等身材，既黑且瘦，穿一身旧蓝衣裤，神情有点呆呆的，像有无限心事。

春雷打量这个家，唯一的木头家具，就是屋中央的一张吃饭桌，桌子当中已凹下了几厘米，裂开的缝能插进手指头，两块石头放在桌子两边，很明显就是“凳子”，用土坯垒的床上是加了补丁的破被子，东墙角有两个破旧泥缸，肯定是装粮食用的，东面是用坯垒成的橱子，这就是美丽的整个家。

魏春雷心里有点酸酸的，这时，一只黑色的母鸡正在院子里孤单地觅食，被一只老鼠吓得大叫起来。春雷看着手中那个沾了泥土的鸡蛋，好像看见小美丽一直守候在鸡窝旁边，瞪着一双焦急的眼睛在等鸡下蛋。他的眼睛再次发热，用双手轻轻地抹掉了鸡蛋上面的尘土，又轻轻放到桌子中央。

小美丽见了大叫：“叔叔，那是我特地送你们的慰问品，你可不能不收，要不，小朋友们又要笑我手脏，你们不愿吃。”小美丽一脸的乞求和难过，几欲掉下泪来。

魏春雷拿起鸡蛋剥开，一口吞了下去，使劲地往下咽。美丽的妈妈韩桂枝端过来一碗水，看着他喝了这才小声说：“同志，谢谢你把俺丫头送回来；谢谢你敢进俺这个穷家。三年了，俺们家除了要债的，从没来过客人。”

春雷放下碗强忍着泪说：“大嫂，我们走了，我抽时间再来看你们。”

下午，连队计划要爬蒙山的最高峰——龟蒙顶，山顶像个龟头矗立，因此得名。龟蒙顶海拔 1156 米，是山东第二高峰，仅次于泰山。古人曾有“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句子，东山即龟蒙顶。

全连官兵刚躺下休息，天际就传来了风雷的轰鸣声，刚刚还万

里晴空的苍穹瞬间暗了下来，外面响起老百姓呼喊着去抢收小麦的声音。春雷第一个跃身而起，这时也传来了集合的哨声，全体官兵冲出去，随群众去抢收。春雷想也没想，直接跑到美丽家，她妈妈已去了麦地，美丽背上驮着塑料布和草苫子正爬出门外，狂风吹得草叶沙沙作响，几乎看不见小美丽的人影。

“美丽！”春雷不由大叫一声，跑过去解开绳子，把塑料布和草苫子提在手里，一手抱起美丽，叫她指路，直奔她家麦地。

韩桂枝正在将晒开的小麦集中，但大风又将小麦吹散，她那白多黑少的头发也像小麦随风飞舞。春雷老远就看见依旧是一身破旧蓝衣的韩桂枝孤单一人忙活的身影，问美丽：“你爸爸呢？”

“我爸在外面干活挣钱给我还债，几年没回来过，我都不知道爸爸长什么样了，我好想爸爸。”美丽一脸向往，又有几分凄然。

这表情，往往只有在成熟的大人脸上才能看得到，在这个只有几岁的孩子脸上表现出来，使春雷心中感到酸酸的，他放下美丽，帮韩桂枝把一地的麦子集中起来。

小美丽艰难地爬着来回驮小麦，春雷几次心疼得叫她不要再干了，她总是冲他笑笑：“叔叔，别管我，我长大了，别人能干的，我也能干。”她的一双眼睛在大风中睁得大大的，在看着别处的小朋友，那意思在说，我并不比你们差！

懂事的小美丽有着同龄人没有的洞察力，小麦刚集中完，她便爬过去将塑料布抖开，山上的风大得吓人，一股大风吹来，抖开的塑料布迎风飞起，小美丽几乎随塑料布飞起来，她赶忙用嘴咬住塑料布，一只手抓住一块大石头，一声不吭，顽强地与大风搏斗。

“美丽！”春雷惊叫声起，人也随着大风的推力飞向塑料布，整个人压在上面。韩桂枝也看到了刚才的险情，只是没有春雷身体敏捷、反应迅速，也随后赶过来压在塑料布上，等大风过后把小麦盖好，又搬来大石头压住，雨点也正好落了下来。

韩桂枝感激地看着春雷没有说话，走过去紧紧地抱住女儿，好像这会儿才知道怕女儿被大风吹走。春雷看看四周，见群众基本上

都盖好了小麦，他脱下上衣裹在美丽的身上，抱起她冲进雨中。韩桂枝拿着东西跟在后面，跑在这崎岖难行的山路上，美丽紧紧地抱着春雷的脖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滴水的脸说：“叔叔，你真好。”她的眼被雨水挡住了视线，她急忙用手抹去，一双大眼睛在雨中直直地看着他，一副看不够的样子。

这目光，深深触动了春雷的心，他抱紧了她，十分怜爱地看着她那凄美的大眼睛，俨然一对亲人在做心与心的交流。

看着看着，小美丽突然说：“叔叔，我想叫你一声爸爸，行吧？”她一脸的乞求和渴盼。春雷浑身一震，吃惊地望着她不知该如何作答。

小美丽一双美目依旧一眨不眨地看着不知所措的春雷说：“小朋友们都有爸爸，就我没有爸爸，除了我妈，我没有别的亲人，妈又很少抱我，我好想有个亲人抱我疼我，像你一样。”美丽说着，想起自己的孤苦和委屈，泪水夹着雨水成串地落下来，委屈地趴在春雷怀里哭泣。

春雷的心中再次作痛，一股怜悯之情和亲人般的感情油然而生，他十分疼爱地看着美丽说：“爸爸只能有一个，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亲人，你就叫我亲叔叔吧。”

美丽本已感到失望，听说他愿当自己的亲叔叔，又高兴起来，她冲后面的妈妈大叫：“妈妈，这位叔叔愿当我的亲叔叔，我有亲叔叔了，噢，我有亲叔叔了！”小美丽的声音很大，底气十足，被风送出很远，引得周围的人们朝这里张望。美丽满足极了，幸福地把脸紧紧贴在春雷的脸上，像是有了好大的光彩。

大山传来美丽叫亲叔叔的回音，震得春雷心灵颤抖，再次抱紧了美丽。

韩桂枝像没有听到女儿的声音，没有接话。她以为春雷是为安慰女儿才这样说的，她明白女儿想有亲人的强烈愿望。她知道，女儿太孤独、太缺少亲人的关心和呵护，她也想多给女儿关怀和爱，但她又做不到，生活的残酷似乎已经让她忘了生命的欢乐和母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春雷把美丽送回家就走了，说部队下午还有任务。小美丽刚有了亲叔叔，不想叫他走，但又不敢留这位解放军亲叔叔，只好跟在后边爬着大叫：叔叔慢走，叔叔不要摔倒了，叔叔再来咱家。”她一口一个叔叔叫着爬到门外的雨中。

春雷转回身又跑了回来，把美丽抱回屋中，亲着小美丽那被雨水和泪水湿透的小脸，也是依依不舍，但又不能久留，他轻柔地说：“小美丽乖，美丽听话，赶紧叫妈换衣服，不要冻着，更不要送叔叔，叔叔有时间再来看你，要是不听话，叔叔会生气的。”

小美丽怕叔叔生气，乖乖地不敢再动，一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春雷，好像要看到心里去，更像用目光留住亲人叔叔。这目光像火，热得春雷的心又是一疼，但亲情再重也不能误了军中的事，他狠着心在美丽“叔叔，叔叔”的叫声中走了。他只觉得心中好酸，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他走出几十米，风雨中仍然送来美丽那凄凉的叫叔叔的声音。泪水飘然而落，大雨中，他不用担心别人会看到他的泪眼，免得他难为情。他流着泪走了，不敢再回头，怕再看到美丽那可怜的身影。

大雨下个不停，原定的登山任务取消。怕风雨中爬山有危险，全体官兵全副武装，进行平地 10 公里越野急行军比赛。春雷的脑子里老是出现美丽爬着送鸡蛋和驮草苫子的情景，耳边更有她那凄凉的“叔叔、叔叔”的叫声，这令他浑身产生了一股莫大的动力。他迈开大步把全连官兵扔在后边，他这“头”一个人到达了目的地，却没有从前获得第一名的喜悦，相反有一种孤零零的感觉，这感觉，来自对孤独小美丽的思念与牵挂。

比赛归来，学校的屋顶被大雨淋漏了多处，战士们扯出防雨的帐篷，爬上屋顶盖好才换衣服休息。

等忙完了，天也快黑了，春雷突然想起了什么，告诉指导员说自己把东西忘在了老乡家，飞也似地向美丽家跑去。急风暴雨中，美丽家的两间旧草房无处不漏雨水，床上、地上到处都是大盆小盆，连尿盆也用上了，屋里已全是雨水，娘俩正忙着向外端水。

春雷想帮着端水，但漏洞太多，已是端不胜端美丽见到他像是见到最亲的人，有了靠山似的露出了笑容。春雷抱起她，正想如何把屋修补一下这时一道闪电，他清楚地看见屋顶正随着这道电光下降;“不好!”他暗叫了一声,来不及说话,一把抓起正弯腰弄水的韩桂枝蹿出门去。身后立即传来了房子的倒塌声。他没有停留，借着闪电的余光钻进了只有 1.5 米高、用塑料布盖的小厨房里，里面除了一个泥巴支的灶外，别无他物，一堆干草在旁边放着。春雷让娘俩坐在干草上，自己猫着腰站着。

韩桂枝看着房子继续倒塌一声不吭，呆了一样朝外看着，或者她根本就没看任何东西。小美丽爬向春雷身边紧紧地偎着他的腿。春雷又把她抱在怀里，美丽搂紧他的脖子，脸紧贴着他的脸，瞅着房子不言不语，再次表现出一个七岁孩子不该有的镇静和成熟。春雷也不说什么，只有风雨雷电在肆虐地宣泄，天上地下一片昏暗。黑暗里，春雷在想这倒塌的房子和这母女如何安身？

春雷就这样猫着腰抱着美丽足足有半个小时，感觉好累，可老天爷并不觉累，依旧大雨滂沱。春雷只觉腹中一阵咕咕乱叫，这才记起自己还没有吃饭，他心里暗叫“糟了”，自己在这种风雨交加之夜在外面这么久，领导和战友们一定会着急。他看看天再看看怀里的小美丽说：大嫂,看样子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我要回去了，只怕连队的人现在已在找我。”

小美丽闻声浑身一抖，紧紧搂住他。黑暗里春雷看不见她的眼睛，却也明白他的心思。他也抱紧她说：“大嫂，你先找个邻居家住一夜，我抱着美丽去连队住。”说完，他找来一块旧塑料布裹住小美丽,摸索着返回营地。

果然，战十们已分成几拨出去找他，指导员一见面就先熊了他一顿，熊完了又问他为什么把美丽抱来，她妈妈会找她的。

“指导员,美丽家的房子全塌了,我刚从她家来,只好抱她先来连队”

指导员叫他快去换衣服，别着了凉，又吩咐炊事班送饭来。美

丽穿着春雷的军衣，长可及地。吃完饭后把她送到孙校长办公室兼宿舍，和孙校长住在一块。全校除了孙校长这间办公室外，全部住了官兵。

累了一天的官兵都进入了梦乡，春雷怎么也睡不着，脑中交替出现美丽和她家的事，想怎样才能帮她撑起那两间赖以生存的家。

翌晨,雨后初霁,霞光万道,正是抢晒麦子的大好时候,连队决定先帮群众晒小麦，春雷又跑到美丽家的地里，揭开草苫子和塑料布，把成捆的小麦一个个地摆开，这时已是日上三竿，却始终不见韩桂枝的影子。他有所担心地去了美丽家。一进门，只见韩桂枝躺在厨房的湿地上，他叫了几声大嫂没有回音，仔细看她的脸红红的，用手一摸，烫得吓人，她人已昏迷。春雷赶紧叫来连队卫生员。卫生员申小春不知她到底得了什么病，不敢乱用药，先给她打了退烧针，然后用军车把她送到乡医院。

医生检查完后说，没什么大病，只是体质太差太疲劳，加上感冒发烧引起的昏迷。春雷掏出入伍以来攒的 100 元津贴为她付上药费,又把她接回连队。他知道她家的情况,既没有钱住院治疗,也没有人陪护，再说她的病也没有必要住院。韩桂枝被安排在孙校长宿舍里打吊瓶， 55 岁的孙校长忙里忙外帮着春雷把韩桂枝安置好，帮着护理病人。

连队除了春雷和卫生员外，都出去训练了。春雷把小美丽抱到连队宿舍后,悄悄地问孙校长“美丽家没有其他人吗 ?”

孙校长目光柔和地看着昏迷的韩桂枝，叹了口气：“她们家太不幸了。”说完眼圈有点发红,春雷询问地看着他问“能告诉我她家的事吗 ?”

（二）

韩桂枝的丈夫叫董富贵，母亲给他取这个名字，就是想叫他一生富贵，不要像老一辈一样缺吃少穿。谁知，富贵从一生下来就没过上一天富贵的生活。父子还没来得及见上一面，爸爸就壮烈牺牲在孟良崮战场上。他是知道有了儿子的喜讯带着笑容死的，连名字都没给儿子留下。妈妈因战火的惊吓加上丈夫的死，伤心过度，落下了一身病，靠政府的救济才把儿子养大。由于没有奶水，孩子营养不良，弱不禁风，经常闹病，日子一直是勉强维持。

小美丽出生时，全家人没有轻视她，以为女孩子好养活。美丽长得人见人爱，弯眉大眼，鼻直唇红，一家人爱若掌上明珠，外人谁见了都想亲亲抱抱，千挑万选，干脆就叫她美丽，父母和风烛残年的祖母把小美丽当作宝贝疼爱。

天妒红颜。也许是小美丽得到的爱和赞美太多了，3岁那年，小美丽那张丰满圆润的脸日渐消瘦，不想吃东西，经常发烧，腿疼，没有了从前爱唱爱跳的高兴劲。起先，大人没在意，以为小孩子厌食感冒。后来，小美丽瘦得只剩了一对大眼，抱到县医院一检查，竟得了骨髓炎，由于没钱治疗，治治停停，后来严重到不截肢不能保命了。祖母听了这话，不几天就死了，董富贵和韩桂枝把生病的女儿接回家，为老人处理后事，精神几乎崩溃。几个月后，小美丽因得不到好的治疗，整条左腿化脓肿胀，再不截肢马上危及生命，乡亲们不忍心看着这个曾经美丽的生命这么早就离开人世，也不忍心她这么小的年纪就遭这份罪，凑点钱让两手早已空空的父母带她去医院做了截肢手术，从此小美丽就以爬代走了。

万多元的债务使这个早已贫寒的家庭更加困难，民政部门除正常的补助外，送来了一千元给美丽看病，因本地的军烈属多，民

政部门经费紧张，不能再多给补助。董富贵就到县城出苦力挣点钱还债，还要给女儿买药。谁知，本就身体虚弱的董富贵因挣钱心切，白天在施工现场干活，晚上找零工。就在一天晚上 12 点他干完活拿着刚挣到的五元钱回工棚住时，被一辆车撞倒，辗碎了右臂，那辆车却逃之夭夭。董富贵被巡夜的警察发现送医院抢救，虽保住了性命，却不能再干活挣钱了。韩桂枝闻听丈夫已变成残疾，一夜之间头发白了大半，人变得木呆呆的，似一个没灵魂的躯壳。

董富贵无钱住院，第二天便偷偷跑出了医院，从此流浪街头，乞讨度日，有时要点零钱寄回家给妻子女儿，再也没有回来过。他怕回来妻子女儿见他这副惨相，更怕回来看到饱受病魔折磨的女儿和可怜的妻子，他在外面既省了穷家一个人的饭，又可以寄些零钱回家救救急，三年没有回过家，谁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妈妈怕懂事的女儿难受，只说爸爸在外面挣钱给她还债。

当韩桂枝从昏迷中醒来，一看到自己手上的吊瓶急了，伸右手拔掉了针头，心想女儿都没钱打吊瓶，我还打什么吊瓶。

卫生员申小春被她这一举动吓了一大跳，急忙拿出卫生棉按在冒血的针眼上，大声问："大嫂，你这是干啥？"

"我，我，我不干啥，我，我这是在哪里？"

"我们连队、你们村的联合学校里。"

"我怎么会到这里的？"

"是魏班长去你家见你病了，我们就把你送到乡医院，说是重感冒发烧，就又回到这里，给你打针治疗。"

"妈妈，我亲叔叔一直守着你，刚刚出去了。"小美丽瞪着大眼在床里边说话。正说着春雷从外边回来了。

韩桂枝焦急地说："魏班长，你给这位同志说，我要回去了，这针我不能再打了。"

春雷十分关心地说："大嫂，这针不但要打，而且还要多打，你已昏迷十多个小时，体质又这么差，不打不行。"春雷话说得虽轻，但语气却很坚定。

韩桂枝急了，猛地站起来，却又一个趔趄斜坐到床上，春雷急忙扶她坐稳，叫卫生员来给她扎针。

“不……不。”韩桂枝想说自己没钱打针，但在解放军面前又说不出口，她最怕说钱字。一些讨债人的白眼，甚至谩骂，一些亲戚也因她还不起账而断绝了来往等等与钱有关的事，使她提钱色变。她奋力挣脱了春雷的手，抱过美丽就向外冲。

刚醒过来的她动作如此之快，让春雷和卫生员一时不知所措，等她冲出门外，春雷拔腿跟上，并跑到她的前面：“大嫂，你家的房子塌了，你回去住在哪里？昨天你就是躺在小棚里被冻病的。”

韩桂枝止住了脚步，身子摇了摇，春雷忙上前扶住她，小美丽叫着叔叔趁机扑进他的怀中，紧紧地抱住他。申小春也追了出来左右将她扶住。韩桂枝无奈地说：“同志，让我回去吧，求你们了，这针我真的不能再打了，我，我……”她急得身子一歪又晕了过去。

“大嫂，大嫂”；“妈妈，妈妈……”三人一起大叫。叫声把连长、指导员和战士们叫醒了，纷纷出来看出了什么事。几个战士过来把韩桂枝扶到床上，卫生员过来打了强心针，不一会她就醒了，见手上又挂了吊瓶，急得连声说：“我不打针，我不打针。”说着又想去拔针，春雷早有防备，和申小春一人握紧她一支胳膊。

官兵们以为她发烧神志不清。孙校长却明白她的用意，他走到床前同情地看着她说：“大妹子，你就安心地打吧，部队上不收你的药费。”

心事被人当众揭穿，韩桂枝羞得脸红心跳浑身发烧，没钱使她觉得卑微低人一等春雷也恍然大悟，他真诚地说：“大嫂，你不要多想，只管养伤，我们领导说了，免费为你好好治病。”

“不，不，”韩桂枝羞得不知说什么好；“我，我不能给你们添麻烦，现在已经够麻烦你们了，我要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尹连长说：“你家房子全塌了，你回去看什么，这么晚了，也看不见什么，你就在这里养病，直到治好，免费治疗。”

庄指导员接着说：“军民本是一家人嘛，你不要见外，现在这里

就是你的家，把病治好，身体最重要。”

春雷见她还不安心，依旧紧握着她打针的右手说：“大嫂，你们家是烈属，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付出过生命的代价，难道我们为你付出一点药也不行吗？你要是再说不，就是看不起我们军人，看不起共产党，我们屋里这些人都是党员。”

韩桂枝那已哭干了泪的眼睛里又盛满了泪水，她闭上眼睛，两行热泪滚滚而出，呜咽着点了点头。众人都放了心，悄悄地离去，却一时全无睡意。魏春雷向大家讲述了美丽家的一切事情。连长这个脸黑心硬的人也被感动了，和全连的干部党员开会研究决定，要帮美丽家把房子盖起来，不能让烈士后代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说着带头捐出 200 元。指导员也捐了 200 元，战士们你 10 元，我 20 元，他 100 元，全连一下捐了两千多元。部队的行动带动了一些村民，纷纷出力出物，前来帮忙，村长带头。草房子的顶塌了，墙却是石头的，只要添些椽子和瓦就行。正当众人为韩桂枝忙里忙外的时候，韩桂枝正躺在学校里打针，一日三餐，有鱼有肉，大米白面，度过了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天堂般的生活。累了 30 多年、苦了 30 多年的她做梦也没想到，在房倒屋塌濒临绝境时，解放军救了她的命又救了她的家。她安心地吃饱了睡，睡醒了吃。在卫生员的监护下，她也只能吃了睡，睡了吃。她想，一生能过上几天这样幸福的生活，也没白来世上走一趟。

最幸福满足的还是小美丽，她被战士们当亲妹妹般你抢我抱，你疼我爱，小朋友们也都来跟她玩，不像平时嫌弃她。美丽的心啊，快乐得几乎要飞出来。

三天以后，韩桂枝在指导员、连长、春雷和卫生员的陪同下回到家。尽管她已知道又有了家，也以为是再次用草盖上，只是临时有个窝，哪知却是红瓦房，连厨房也同样用瓦盖成。她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东瞅瞅西看看，激动地流下了热泪。突然，她跪在地上，泪如泉涌地颤声说：“谢谢亲人解放军，还是解放军好啊！”她只说出这两句话，跪着大哭起来。跟进来的群众都陪着她一洒高

兴的泪水。

春雷上前扶她进了屋，土坯垒的床和橱不见了，崭新的木床和木橱摆在那儿，她再次激动地看着几位军人，不知说啥好。

“大嫂,这是你们村里送你的。”春雷急忙解释。

赵金和在一旁搭话：“嫂子，你不用说什么，这点小事不值一提,因为村里没钱,对烈属照顾不够。部队给你家盖了房子,也算给村委帮了忙，我们也不能不表示一下。你们家的不幸大家都知道。你们家对新中国的贡献大家心中也都清楚，你就安心过日子吧。我这几天就去县里把董大哥找回来，叫你们一家人在新房里团聚团聚，我再跑跑民政局，看能不能把你们的欠账结了，相信你们家的情况会好起来。”

此时的董富贵正蜷缩在县城因扩路即将被拆除的一排楼房里。因连日来大雨不断，才使董富贵暂时有了个“家”。

董富贵看看大雨，再看看这个即将被毁掉的二层楼，想起那个破旧危险的家，放声大哭。三年来，他无时不想妻子和女儿，只能默默流泪。今夜楼上空无一人，又有风声雨声雷声，他再无顾虑地痛哭了一场，泪水伴着他昏然入睡。这正是他家房倒塌的夜晚，等到美丽娘俩住进解放军为她们盖的瓦房里时，董富贵又一个人露宿街头了。

（三）

每年麦收过后，都是新生报名的时候，美丽见小朋友们一个个被家长领着背着书包去学校报名,也回家对妈妈说“:妈妈,我也要报名上学。”妈妈看了一眼没有接话,美丽又说了一遍,妈妈还是不接话，美丽不再说了。她知道，凡是妈妈不开口的事，就没了希望。她爬出去默默地坐在崮顶上，看着山下学校里进进出出的孩子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